

福利「曲線過境」每朝奔赴深圳 港天使助跨境學童 築香江夢



■每日跨境上班，Kristy深深體會到跨境學童的艱辛。 本報深圳傳真



■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成員合影。 本報深圳傳真

早上6時許，香港社工 Kristy 從九龍家裡出發，乘搭港鐵轉搭東鐵線到深圳羅湖。8時前，從羅湖口岸過關，再搭上83或97線巴士，到達位於羅湖區沿河路的跨境學童服務中心。全程約2小時，三年來風雨無改。這是香港賽馬會捐助的「蛻變新力量——跨境家庭共建香江計劃」，為跨境家庭提供服務。如今第二個三年計劃「跨境新力量計劃」剛剛啟動，Kristy的北上之旅仍有漫漫長路。

Kristy的團隊約有15人，每天當他們跨進深圳，2萬多名跨境學童正奔赴香港各間學校，接受港式教育。這些學童的家庭被排除在內地的福利體系外，又不容易享受到香港的福利資源，猶如兩頭不到岸的「孤兒仔」。香港社工團隊的到來，對他們而言無疑是香港福利的「曲線過境」，為兩地奔波的學童們提供一絲溫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服務中心舉辦的母親節親子手工製作活動。 本報深圳傳真

如陳女士那樣勵志的個案畢竟也是少數，屈指一數，十則三四。倪怡潔嘆息，有的個案堅持不下去，選擇逃避，與中心失去聯繫，更多的求助個案在聽說沒有資源沒有錢後，掉頭就走。

據相關資料顯示：跨境學童總量高峰期將在6.5至8.5萬人之間，預計將在2017至2018年出現。這意味着，這個群體將比現在翻好幾倍，當中很大部分是「雙非」兒童。這些港籍兒童和他們的家庭，在兩個大都市的夾縫間，無緣各種福利，還要面對日漸尖銳的兩地矛盾。他們要融入香港，比一般跨境家庭中的兒童更困難。

「這是香港人口政策所帶來的群體，苦果卻要他們來承受。」在香港社工王艷冰看來，雖然現在看不到他們的影響力，但長遠來看，他們在香港必定對香港社會有所貢獻。「及早介入，在他們困難的時候給他們「托一托」，將來他們將是深港之間融合的最大力量。」

3年來，王艷冰的團隊共為跨境學童及家長近兩萬人舉辦了422個班、小組、小型及大型活動，服務人群近3.6萬人次。受助的跨境家庭越來越多成功走進香港，這些年輕的香港社工們，也透過中心，開啟心扉走進內地，理解內地文化，包容深港之間的摩擦。

兩年前，當陳女士第一次在這裡見到香港社工倪怡潔時，她很驚訝，在深圳竟然有香港社福機構。當時陳女士正陷於人生的谷底，離婚，前夫停付贍養費，一對子女要去香港讀書。她希望能到香港照顧子女，但習慣了家庭主婦的生活，對香港一無所知，徬徨無措。尋找社工機構幫忙是她最後的一線希望。陳女士的不幸遭遇不是單一個案。2009年，跨境學童暴增五成達到8,000多人，此後，每年以約30%的增幅攀升，引發香港社會高度關注。這一年，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就接到370多宗跨境家庭求助案，其中涉及兒童營養和照顧問題佔四成。

採訪中，幾乎所有社工都遇過類似的單親家庭案。對陳女士來說，走進香港，太難！是這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有如「我一直在你最近的地方，你卻無法接受我」。

2010年國際社會服務社和羅湖區婦聯成立全國首家跨境學童服務中心，隨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670萬港元，在2011年啟動「跨境家庭共建香江計劃」的第一個三年計劃，為跨境家庭提供服務。2014年底，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1,183萬港元，啟動第二個三年計劃——「跨境新力量計劃」。越來越多資源的

投入，讓大家看到新的希望。

福利不過境 在深港人成「孤兒仔」

倪怡潔回憶，三年來，在中心的面談室見過無數跨境家庭，當他們訴說自己的悲慘遭遇時，她的內心湧起了不曾有過的無力感。在香港，她可以自豪地說，社工是社會資源的調配者，「幾乎每個個案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福利資源。沒錢，可以申請綜援；沒地方住，可以申請公屋；生病殘疾了，可以找福利機構。」但到了深圳，什麼資源都沒有。港府福利不過境令這些在外的港人成為「孤兒仔」，最專業的社工來到這裡，也是「巧婦難為無米炊」。唯一能做到的是陪着這些港人走一段路，讓他們有信念繼續走下去。倪怡潔給陳女士介紹了香港房屋中介後，帶着她在香港走了一圈。陳女士不敢去教育局申請學位，倪怡潔陪她一起去，鼓勵她。

母四出奔走 盼子女融入香港

陳女士的改變令人欣喜，她在香港一家麵包店找到工作，晚上通宵打工，白天照顧子女。嚴重透支的精力換來了周邊的人認同。一個單親媽媽活得太辛苦，老闆也看不過眼，給她轉了一份下午半天的工作，讓她得以內外兼顧。陳女士結識了一些香港朋友，也懂得找到更適合的房子。為讓成績優秀的子女上更好的學校，她



■倪怡潔教家長們通過瑜伽減壓。 本報深圳傳真

又帶着孩子們一間間學校去叩門。每一步前行背後都是萬般辛苦努力，無數次，她回到這裡，痛哭流涕，思考這些痛苦的意義何在？為了讓擁有港籍的孩子生活得像個香港人！想通了，擦乾眼淚，再赴香江。

不少社工都說，越來越多家長在努力學習香港文化並融入其中，他們主動到香港做義工，鼓勵子女參加香港的公益活動。在倪怡潔看來，這樣的辛勞卻讓跨境家庭們在深港之間搭建起了一座新的精神之橋，從香港帶回遵紀守法的好習慣，也向香港展示着內地積極的一面，不是只會伸手要福利，而是會通過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意義深遠。

社工排除障礙 架起融合之橋

路途遙遠和文化差異是跨境社工遇到的最大障礙，對他們來說，參與這個項目無疑是對身心的一場大修煉。在經歷了第一個三年計劃後，他們對深圳、對跨境家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對當前兩地的摩擦有了更多包容、理解。

王艷冰是中心的負責人。此前，她住在將軍澳，每天轉兩趟港鐵一趟火車到羅湖口岸，7時許就要到口岸與大家一起集合過境到深圳，一周只周一休息。口岸水貨客太多太擠，腿經常被水貨擦破。王艷冰說，即使夏天，也沒再穿過短褲短褲。為了方便，她遷居到上水。文錦渡口岸開放後，過關後步行就可以到達中心，總算方便不少。

小朋友說每天很累 社工感同身受

Kristy的路程較遠，住九龍。每天上班的時間都很緊迫。7時前要到達港鐵站，如遇上往落馬洲的列車，上車第一件事就是在手機設個鬧鐘。手機一響，

立刻從打盹的狀態醒過來，收拾一下準備換乘去羅湖的火車。但有時實在太困，鬧鐘也沒聽到，就直接去了落馬洲，只好手忙腳亂再折騰回來。每每在課堂上，聽到小朋友說每天都很累，她感同身受，「大人都很疲憊，何況小朋友。」

對項目服務總監張玉清來說，從業20多年，如今最大的挑戰，不是幫助個案或幫助新社工克服文化差異——「文化差異很快就可以適應」，最大困難是招募不到願意到內地服務的社工。

一些生長在香港的年輕人對內地抱有排斥和反感情緒。有些社工本人願意北上工作，也往往碰到家庭和周邊朋友的阻力。Kristy拿到這份工作的offer時，周邊的朋友都十分驚訝，嘗試勸阻她，「要去內地，那麼遠，安全嗎？找不到其他工作嗎？」

社工Tiffany坦言，以往從傳媒上獲得的信息讓她感到「北上過了境就會有賊，有可能被人偷內臟」，剛開始擔心到深圳工作會有危險。但三年跨境工作，

包容文化差異 分享成長經歷

Kristy和Tiffany負責課程教學和親子互動，這是他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跨境學童。Tiffany記得，剛開始幫小朋友遞東西，小朋友只會說「多謝」，而不是「唔該」，前者是別人送了禮物時才說的對話，很多小朋友不知道區別，因而用錯詞彙。這在香港可能會



■Tiffany為家長們上課。 本報深圳傳真

被人嘲笑用詞不當。但當她看到天真的小朋友努力表現出彬彬有禮的善意時，打從心裡笑不出來。她開始反思文化差異給自己和香港社會帶來的誤解，以往眼見的東西，沒有真正接觸就簡單加以否定，阻礙了雙方真正了解。就如隨地吐痰，香港人自小到大都被灌輸了吐痰一定要用紙巾包住的理念，因此會覺得討厭，但在內地生活的小朋友，成長的過程中如沒人教他們不可隨地吐痰，他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正如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的習俗，文化的差異需要一段時間去互相了解、改進。「這些小朋友畢竟沒在香港生活過，我們也希望與他們分享這些理念」。

開班助家長跟小朋友學習

在課程中加入了新的內容，包括如何輕鬆與香港人打電話，如何相約出門遊玩等常用場景的對話，跟小



■王艷冰認為，應及早介入幫扶跨境家庭，未來他們將是深港之間融合的最大力量。 本報深圳傳真

她最大收穫就是與這些單非、雙非家庭接觸，感受到兩地的不同，也認識他們的內心，再回看香港人對雙非家庭的指責，她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心態變得平和、包容。「跨境家庭大多是因為欣賞香港的社會制度而希望子女將來到香港發展，他們也在盡力認識、融入香港。我想雙方都需要一個過程去互相適應。」

朋友講述自己成長中老師、家長給自己講的規則。除此之外，中心也開設了相應的廣東話班、英語班，甚至電腦班幫助家長跟上小朋友的學習節奏。

這種正是葉太等一批跨境家庭夢寐以求的港式課程，尤其是電腦班，內地家長遷居來港見工，或輔導子女電腦作業時，香港流行的倉頡輸入法就是需要攻克的首個難關。

兩年前，葉太的一對龍鳳胎子女剛剛在香港讀小學一年級，經歷過深港兩地的幼稚園教育後，葉太最終選擇讓他們繼續接受香港教育。但子女跨境上學後，葉太發現內地培訓機構提供的內容與香港教育體系不相符，最關鍵的英語課竟然找不到合適的機構來培訓。無意中聽朋友提到跨境學童服務中心有香港老師授課，葉太聞風而至，碰巧有兩位小朋友退出而有空缺，葉太欣喜若狂。

如今子女升上三年級，葉太讓他們在香港接受輔導，「因為名額太少了，把機會留給更低年級的學童，他們更需要。」